



废墟上的  
春天

张守仁 著

# 废墟上的春天

张守仁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 我读守仁的散文

## —《废墟上的春天》序

王 蒙

文如其人。看了张守仁同志的一些散文，我好象更了解了他的谦逊、质朴、文质彬彬。我好象看到了这个颇有文化教养的谦谦君子、这位永远微笑着的眼镜先生在默默地、一板一眼地、执着地做着他的大有益的工作。

对于我们大多数作者，他是一位和善而又顽强的编辑。他用他的学问、热心和蔼蔼的坚持性征服了许多作者，使你一看到他就觉得还欠着《十月》的文债。他不吵闹，不神吹冒泡，也不是万事通、见面熟式的活动家，但他自有他的无坚不摧的活动能力。

果然，在他的散文里，他赞美经霜不凋的红松，赞美不务虚名而又顽强无比的树根，赞美朴素无华的芦苇，赞美无比顽强的小草——虽然小草看起来单薄；他赞美和谐，赞美富有生气的山林的合乎自然规律的新陈代谢，赞美给人以慰藉、以信念的骆驼，赞美奔腾不息的海浪。写人物，我也欣赏他写孙犁、写吴伯萧的那两篇，寥寥数语，这样

的文章写斯人才传神。这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

他的想象也很动人。一次他写道，如果他乘上航天飞机，来到宇宙空间，能否对嫉妒、仇视……会有新的认识；对平衡、和谐……会有新的渴望？一次他写道，山顶上的两株青松遭到了山火与雷电的袭击，从此：

“山颠双娇永远失去了生前的姿容。如果从没有人到这山顶上来过，有谁知道，在这巍巍的青山之颠，曾耸立着两株苍翠的青松？有谁知道，青松周围常有白云飘来依傍？有谁知道，青松的虬枝上，曾有小鸟啁啾鸣唱？”

于是，他发出了慨叹：“啊，天地沧桑！”

这在张守仁的散文中是颇不平常的一篇。说它不平常，因为它含着一种对于张守仁来说是惊心动魄、金刚怒目的不平之气。它使我们看到了温文尔雅的张守仁的人与文的另一面。

但我们可以欣慰，也可以劝慰作者，你写了它们，它们和芦苇、小草、树根……一道，已经受到了人们的注意。公道自在人间。

但更使我动情的，是张守仁直抒胸臆的那篇《离别的时刻》。从那里，从一件“小事”上，我们不能不想到我们许多可爱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的艰辛、正直、安贫乐道、善良，有时又是那样软弱可欺；而正是在这软弱的小草、芦苇似的外表下面，他们有松的高洁、孔雀的绚丽。

我是含着眼泪读他那篇《离别的时刻》的。

## 目 录

### 我读守仁的散文

——《废墟上的春天》序	王蒙	( 1 )
废墟上的春天		( 1 )
芦苇之歌		( 5 )
我赞美和谐		( 8 )
树根赋		( 11 )
离别的时刻		( 14 )
城郊		( 20 )
瓷片		( 23 )
西双版纳素描		( 26 )
秋林随想		( 30 )
广场情思		( 33 )
历史一瞥		( 37 )
倒影，绵延不尽的倒影		( 43 )
我们俯视故宫		( 45 )
我在孙犁家里		( 49 )
致护士长		( 53 )

栋梁	( 55 )
菊之忆	( 63 )
珞珈山下	( 68 )
白云深处	( 72 )
我们年轻的时候	( 75 )
一朵紫罗兰色的晚霞	( 83 )
那棵老橡树	( 86 )
手的怀念	( 88 )
我感激	( 93 )
他爱祖国山和水	( 97 )
源泉	( 114 )
花山的思念	( 118 )
共同的怀念	( 126 )
艺兰者之梦	( 137 )
郴州抒怀	( 143 )
涤尘	( 148 )
忆吴伯箫	( 153 )
竹叶萧萧	( 156 )
碧海晨光	( 159 )
芳香的云彩	( 163 )
在泉州石塔上	( 169 )
鼓浪屿的黄昏	( 174 )

洛阳书简	( 177 )
今日兰考	( 180 )
肇庆印象	( 187 )
我的心又飞向佛罗伦萨	( 190 )
孔雀篇	( 193 )
这是座富有生气的山林	( 200 )
黄昏速写六则	( 202 )
浪	( 209 )
报刊亭	( 210 )
牡丹园小记	( 211 )
节日之夜	( 213 )
水浮莲	( 215 )
小草	( 216 )
蓝天	( 217 )
水仙	( 218 )
骆驼	( 219 )
沧桑	( 220 )
如果	( 221 )
花环	( 222 )
人字瀑	( 224 )
年轮	( 225 )
后记	( 227 )

## 废墟上的春天

也许是不愿意过分感伤，所以我到这个古都已经四分之一世纪，却从不曾到过那近在西郊的万园之园——圆明园，凭吊一番残破不堪的遗址。

朋友对我说：“不能闭眼不看祖国母亲身上历史的创伤！”我这才决定走向那块我们民族永远不能忘却的、荒漠凄凉的废墟。

进入园区，到处是瓦砾场和乱石堆。仿佛是一件破烂不堪的血衣，展示在我的面前。我的心紧缩、颤栗了。

我来到了一座石拱桥的残迹旁。有个中学生爬到危耸的桥面上，对着附近丘岗上的一片松林写生。我钻到石桥拱洞底下，望着桥基大石条中间挣扎着生长出来的幼树沉思默想。桥边小路上，有个孩子问母亲：“妈，他们一个在桥上，一个在桥下，干什么呢？”母亲说：“画画呢。”母子俩的脚步声很快消失了。我细看桥石，有的倾倒，有的残缺，有的染上铜绿的苔斑。但从那骷髅似的骨架上，不难推想出当年空中绿荫蔽日、桥下倒影荡漾的

幽丽风光。

微风吹来，一幅画稿从桥面上吹刮到旁边裸露着稻茬根的褐色水田里。这儿很寂静。在我身后远处的马路上，鸣响着来往车辆的喇叭声。附近一个简陋机修厂的院子里，时不时传来锤击铁钣的哐哐金属音响。

沿着小路北去，穿过开着山桃花的白杨林，绕过农民们正在挖藕的、干涸了的荷花池，峰回路转，丘壑相间，湖池作伴。昔日的楼、台、殿、阁、亭、榭、轩、馆，全都变成了埋没在荒草堆里的瓦砾、碎石。我跨越一道泉水，曲折前行，终于来到了长春园北部“西洋楼”的遗址。经过耸立着危柱的“方外观”、残留着小半截喷水池的“海晏堂”，来到了“远瀛观”正面几根残存的雕柱下。

我抚摸着这具有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后期巴洛克建筑风格、精雕着叶片和花卉的圆柱，想到这集中全国人力财力经营了一百五十年，共有一百多组建筑群，荟萃着历代典籍、名人书画、奇珍异宝的世界名园，竟付之一炬，毁于一旦，实在不忍目睹。圆明园的焚掠，是人类文化史上无法估计的损失。美的灭亡，使我无限忧伤，无限惆怅。我逗留在残碉断础、危柱险石之间，象站在旧罗马遗址旁探索意大利古代文明那样，探索我们民族近代史的踪迹。瓦砾断石堆中，我寻觅着绿的、蓝的、黄的琉璃瓦的碎片。我捡到一小片底上印着“大清康熙年制”字样的青花瓷瓶碎块。我想起了法国大文豪雨果愤慨于英法侵略者大肆劫掠，于一八六一年写的关于圆明园的一段话：“在两个胜

利者瓜分赃款的条件下，圆明园就大规模地遭到了蹂躏……把我们各大教堂的宝藏集拢在一起也是抵不上东方这所庞大的辉煌的博物院的。里面不但有各式各样的艺术杰作，并且堆积着金银珠宝……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

世界园林建筑史上最美的一颗明珠，如今竟是“玉阙琼楼委碧埃，兽蹄鸟迹走荒苔”①。

蓦地，我的眼睛一亮，在孤柱旁的断石上，不知哪一位向名园废墟献上了一束春天的花。那束花是那么繁茂、那么鲜艳、那么美！蜡黄的迎春花和淡粉的桃花的枝头，还鼓涨着好几个充满生命汁液的花苞，透示着无限的生气，散发出淡淡的幽香。啊，废墟的祭奠！这璀璨美丽的花束和这荒冢似的遗迹形成极鲜明的对比。那献花者是谁？我想到，昨天是清明。在我的来路上，我看到林间坟茔的顶上用土块压着一串串祭奠亲人的白纸钱。献这束花的人，想必是哪一位怀古的凭吊者。

人们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它蕴含着节奏、旋律和感情。如今这“凝固的音乐”被打碎了。我凝望着直指苍空的残存的圆柱，听到了震颤在空气中的祖国苦难史的乐章。低沉、悲怆的历史颤音，象泉水一样洗亮我的眼睛。我醒悟到：腐败、落后就会挨打，被欺凌，被侵略，被劫掠，被焚烧。只有加速四化，使祖国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安全才能得到保障。那繁华的回忆带给我们的

精神财富，决不应该仅仅是忧伤和惆怅，而是哺育、激励、召唤我们去从事新的创造。我们曾有一个文化灿烂的过去，我们会有一个和历史相般配的、更加灿烂的未来。在地球上创造过长城、运河、圆明园的民族，是不可摧毁的、伟大的、聪颖而富有智慧的民族。

那离去了的、陌生的献花人，你在哪儿？我多么想对你诉说我的激越的思绪。

我望着圆明园管理处工人同志种植在“远瀛观”废墟西侧的郁郁葱葱的马尾松苗圃，知道筹建遗址公园的工程已经开始。从不远处土坡上新栽成的林子里那优雅地飘荡着的柳丝上，我感受到了春天的风。

风儿推涌着淡淡的绿浪，引发出我关于未来的华彩的乐思。

哦，春天的废墟，深刻的课堂，伟大的启示：

创造！创造！创造！！！

一九八〇年七月

① 此系李大钊同志《吊圆明园故址》中的诗句。

## 芦 莓 之 歌

弟弟来信说，家乡要盖农机厂，旧居要搬迁，旁边那条小河也将被填平。这事勾引起了许多回忆，使我想起了屋旁小河边上的芦苇。

当光秃秃的河沿上、清粼粼的水边，一支支紫红的苇锥子拱出春天地面的时候，我的欢欣就随着苇叶片与日俱长。

金黄的油菜花开放之际，芦苇挺秀耸翠，美化了水乡的风景。这时我用青嫩的芦杆做一支芦笛，坐在小河边柳树枝杈上，吹出呜呜的笛音，给飞舞在蚕豆花丛里的彩蝶伴奏。或者遥望远方，一道绿色屏障后面 几篷白帆缓缓移动，象是贴着地面低飞的云。于是，孩子的幻想插上了翅膀，向着云帆追逐而去……

夏天，我偷偷地到小河里洗澡，钻到茂密的芦苇丛里，让细长的苇叶轻拂着我的脊梁，逮青蛙，摸鲫鱼，捕捉点水的蜻蜓。那清凉的碧荫，实在是一个幽静的乐园。渴了，就吃那洁白如象牙的芦根。那闪着白色光泽、淡泊

微甘的芦根，吃起来真比甘蔗还甜美呢。在蚊子嗡嗡、焚点艾草的夜晚，家乡人常常提盏马灯，沿河走去，捕捉那在苇丛里发出窸窸窣窣声响、惊慌逃窜的蜻蜓。

秋天芦花放白的时候，我们常常爬到河边苇丛簇拥的乌桕树上，折枝捋下那白珍珠似的乌桕籽儿。把乌桕籽卖给小镇上的中药店，可以买回我们急需的练习簿和铅笔。

初冬到来，伙伴们把干枯的芦花剪下来，请老人给我们编织毛绒绒、暖融融、形如刺猬的“芦花靴”，蹬着它度过漫长寒冷的冬天。

从春到冬，芦苇给我的童年生活带来了那么多的欢乐！

据崇明岛县志记载，唐代之初，淤积在长江口的泥沙渐渐露出水面，变成了沙洲。年深日久，冲积岛上长出了茂密的水草、菖蒲和芦苇。于是，附近渔民驾着小舟到岛上捕鱼、打柴。这里撑起了第一所芦棚，踩出了第一条小路，架设起第一道小桥，飘飞起第一缕炊烟。岛上开始了我第一代祖先的生活。

人们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千百年来，岛上勤劳的人民，一年四季，从生到死，须臾离不开那普普通通的芦苇。

在我们长江口的水乡，竹林边，小河沿，错落星散着一幢幢简陋的茅屋。芦苇编成的芦芭，就成了支撑茅屋顶的墙。

芦苇浑身是宝：苇杆可以编席，织鱼篓，做晒衣物的苇帘，给菜田周围插上挡鸡鸭的栅栏；青芦叶可以裹粽子，干芦叶当柴烧，芦根可以做清热解表的中药。芦苇用船运到大城市，更是造纸的好原料……

不吹芦笛已经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来，一闭上眼睛，就想起家乡那青纱帐似的、把溪水都映绿的芦苇。芦苇，平凡而质朴，虚心而正直，出污泥而不染，挺秀色而不炫耀。自谦自让，专门生长在荒沟野郊，不占好地，极少施肥，从根到梢，都有用处，却从不需要人们去照料。它们站立在不被人羡慕的位置上，却慷慨地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和那些高贵显赫、仅供观赏的美木艳卉相比，我更爱故乡溪边的芦苇。

位处偏僻角落的家乡要盖农机厂啦。这一变化，可以多少让人感受到一个新时期到来之际时代脉搏的跳动。祖国的农村，正在扎实实地向农业现代化进军。在这和贫穷落后告别的艰苦途上，我们多么需要那种埋头献身的“芦苇精神”呵。

啊，可爱的芦苇！

一九八〇年八月

## 我 赞 美 和 谐

这是一个乐队。琴键、铜管、弓弦，各司专职，咸具异响。琴声悠扬，号声嘹亮，弓弦幽鸣，齐奏着同一个乐章。

在这里，乐器之间，紧密配合，融洽无间，分工合作，相得益彰。共同的旋律，一致的节拍。强弱快慢，协调有序。钢琴多能，并没受到嫉妒；击木单调，也未遭到冷落。不是彼此抵消，而是互相补充。不和谐的杂音要被排除，不合调的乐器要被调整，强充其间的滥竽要被替代。在这里，各自展现自己的音色，又遵循着统一的乐谱。指挥，是受到尊重的权威。

这是一个庞大的乐队。这里有小提琴，大提琴，大贝司；这里有黑管，双簧管，巴松；这里有小号，圆号，低音号；这里有大鼓，小鼓，击木。这里没有重要、次要，主角、配角之分。它们气质相异，各有特色，却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它们各自在特定的音域里发挥专长，共奏着一个齐整的乐章。

这是一个乐队，和谐的集体。欢乐是一起的，忧伤是共同的。我想起一个悲壮的日子：天安门前后的建筑群，凝固成一曲富有民族特色的交响乐。清明节的广场，一百万人，象大海白色的波涛，齐吼出声震山河的乐章。它的标题是：1976. 悲怆交响曲……

这是一个乐队，齐整一致的集体。我想起了我那美好的青春岁月。那是一九五〇年的炎夏。嚓，嚓，嚓，嚓，我的连队齐步行进在南国的大地上。我们野外行军。汗水淋漓，衣帽尽湿。我们迈着有力的步伐，挥着一致的手臂，长途跋涉。炎阳如火，酷热难当。但我们精神抖擞，意气风发，不知什么叫疲倦。我忘却暑热，陶醉在富有韵律感的齐整的脚步声和路人艳羡的赞美声中。只有呼吸与共地行进在方阵的队列之中，才能懂得和谐能使紧张的生活变得无比轻松，使集体产生加倍的力量，个体和个体之间，象一片森林似地密不可分。我仿佛觉得不是在齐步行军，而是融化在亲密的集体之中，跟随着集体向前游动，象尾小鱼在大海里自由自在，心情无比舒畅。嚓，嚓，嚓，嚓，炎阳下，那足踏着南国大地的齐整的脚步声，不是一支“步调一致得胜利”的进行曲吗？

这是一个乐队，调谐心弦的集体。它使我想起了一幅难忘的情景：国际体坛上又传捷报。我国体育健儿又夺得一枚金牌。又一次升起红旗，又一次奏起国歌。亿万人民，热血沸腾，欢声雷动。掌声、欢呼，化作热风，催动红旗，冉冉升向蓝天。蓝天下，五星红旗，祖国的象征，

徐徐飘扬着，激励每个人调动起蕴涵在心底的无穷的力量，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毅不拔，埋头苦干，勇攀高峰。十亿颗跳动的心，象一支世界上最大的乐队，齐奏着振兴中华的凯旋曲。啊，那是何等动人、何等兴奋、何等协调一致的场面，透视出怎样一种排山倒海、无坚不摧的气势呵！

这是一个乐队，和谐的集体。广场上，它发出协调意志的号召；战场上，它鼓起同仇敌忾的士气；会场上，它表达万众一心的信念：一切庄严的场合，都由它奏出共同一致的心声。啊，音乐的和谐，不，一切的和谐，都能紧密群体的关系，协调大家的意愿，加强集体的团结，增进共同的安全，百倍地凝聚起总体的力量，从而显示出一种齐整的壮美和统一的色彩。

啊，我赞美和谐！

一九八一年七月